動心美雙情交繫禮物一〇一四：

良子舉杯說：「現在我同玉樓小姐，代表大洋公司，謝謝陳先生（按：適日的陳叔「援」——原無手旁，現改爲有手旁的「援」，以免困無此字，而天天錯成了「愛」！），將你的小說畫編影視之權，售給了我們公司。」玉樓也同時舉杯，陳叔援欣然相答：

「我衷心感謝能獲得中日合股的貴公司的支持，我不想將這版權，售給任何一家純西洋外國公司，因爲英美兩國的影視，已落後於日本後面好遠好遠了！乾杯！」

三人同飲了酒，這時的玉樓有一新的感覺，這個陳彼得、陳玉元兄妹的父親，是一個有哲學基礎的作家，所以用了「貴」字，代表酒、煙，而且諷刺地也代表了女人。對於良子先時提及的「藝文天下」第一期剛刊出的小說這句妙語，陳叔援面紅了。

她女慰似地說：「陳桑，我們都已讀過這第一次刊出的大作了，所以良子姐姐，想到了你的妙語。」

「次貴這個詞，是得自香港一位幽默作家提示的，他在巴黎住了四十天，沒料到從一位格瓦妮女伯爵，學到了這個市上售酒的字，原意是第二級白蘭地酒。我將它學來了！」陳叔援表示「道歉」。飯後用茶果時，他由提包中，取出那兩包禮物來，鄭重地分給兩位明星：「這不是爲了今天簽草約，而是爲了預祝兩位必然將出演我小說中的兩個平行的女主角，一個代表人性的純愛和仁慈，一個代表人性有善惡矛盾的內心鬥爭。」說完，鄭重地送上。她們欣然地接受，玉樓笑著說：

「我們要帶回去再打開來看，多謝！」——「多謝陳先生。」良子恭敬地說：「現在八時半過了，我們去瑪麗奶多俱樂部玩一會吧？」——「好！奉陪。我要向瑪麗問一點她姐姐大珍租借肚子替那財主兒子，蒙受的欺騙。我始終還沒有機會認識由朝鮮回來的威廉趙。」他們乘車到了浅草新娛樂街。

坐定，瑪麗才由經理室出來招呼：「沒想到今天你們三位來，怎的不見雪姐，袁先生？」——「有應酬呢。」陳叔援請玉樓起舞，瑪麗陪良子飲經酒。「令兄威廉近日可見面？我們徵求他的意見，存欵還不願意入新酒店股份？」瑪麗道：「他前天開始，替一個台灣朋友主持一家春江酒樓，有特別食譜的料理，不久試試。酒店的事，改天我請你們去試試。酒店的事，小姐同他通電話吧。」

玉樓同陳舞龍回座，瑪麗又忙著有事走了。

二一：沒有人了解我

「呂小姐，很高興認識你。也許，我交朋友的方法唐突了點，這要請你原諒。」馬魂突然吁一口氣。「可是，不辦法交朋友呢？事實上，我沒有朋友，沒有眞正的朋友！沒有人了解我，也沒有人願意了解我，沒有人願意和我交朋友！」

突然他滿腹牢騷似地，呂穎雲只是聽着。一會兒，他又問：

「剛才，你爲什麼在雨中這樣走？不坐車，也不帶雨傘？」

「我……不開心，也顧不了頭頂上有雨了！」她說。

「對，有時候淋淋雨不是壞事，雨水可以使腦袋清醒。」

「今天晚上你爲什麼不開心呢？」他又問。

「可惜，現在沒有人了解我。」她的一雙手後車廂外縮回來。

起淋個痛快！」他的一雙手後車廂外縮回來。

顯雲突然覺得，她身邊的這個人不但是危險人物，而且言行也有點怪誕。

「剛才，我也想停下車了！」她說。

「對，有時候淋淋雨不是壞事，雨水可以使腦袋清醒。」